

# 目錄

編例

導言

朱維幹

1

國朝漢學師承記（江藩）

序

阮元

3

卷一

國若璣

張弼 吳玉搢 宋鑒

9

胡渭

黃儀 顧祖禹

18

張爾岐

21

馬 輔

王爾善

23

卷二

惠周揚

惠士奇 惠松崖

25

沈 彤

37

余古農先生

39

江良庭先生

42

褚寅亮

46

卷三

王鳴盛

金日追

49

錢大昕

錢塘 錢坫

51

卷四

王蘭泉先生

袁廷樞

64

朱笥河先生

74

武 億

82

洪亮吉

張應言 臧琳

85

卷五

江永

金榜

戴震

卷六

盧文弨

紀昀

邵晉涵

任大椿

洪榜

汪元亮

孔廣森

卷七

陳厚耀

程晉芳

李文藻 桂馥

130 127 127 121 120 116 115 113 109 108 108 101 94 90 90

買田祖

130

李惇

131

江德量

132

汪中

133

顧九苞

顧鳳毛

137

劉台拱

138

鍾夏

139

徐復

139

汪光燾

140

李鍾泗

142

凌廷堪

143

卷八

147

黃宗羲

147

顧炎武

154

跋

汪宮彝

160

附：國朝經師經義目錄

易

162

書

164

詩

167

禮

169

春秋

172

論語

174

爾雅

175

樂

177

跋

伍崇曜

179

國朝宋學淵源記（江藩）

序

達三

183

卷上

186

孫奇逢

188

刁包

189

李中孚

190

李因篤

192

孫若羣

195

張沐

195

寶克勤

196

劉原淥

197

姜國霖

197

孫景烈

199

卷下

200

劉灼

200

韓孔當

201

邵曾可

202

張履祥

202

朱用純

203

沈 鈞	205
謝文游	205
應鶴謙	206
吳 慎	207
施 璜	208
張 夏	208
彭 璜	209
高 愈	210
顧 培	211
錢 民	211
勞 史	212
朱澤灃	213
向 璿	214
黃商衡	215
任德成	216

鄧元昌

217

附記

219

沈國楨

219

史孝咸

219

王朝式

220

薛香園師

221

羅有高

222

汪愛廬師

225

彭尺木居士

226

程在仁

229

跋

伍崇曜

231

漢學商兌（方東樹）

序例

235

凡例十則

237

卷上

249

卷中之上

262

卷中之下

311

卷下

374

重序

409

題辭

413

附錄（檢洪興）

人名索引

417

書名索引

472

國朝漢學師承記

江藩



# 序

阮元

兩漢經學所以當尊行者，爲其去聖賢最近，而二氏之說尚未起也。老莊之說盛於兩晉，然《道德》、《莊》、《列》本書具在，其義止於此而已，後人不能以己之文字飾而改之，是以晉以後鮮樂言之者。浮屠之書，語言文字非譯不明。北朝淵博高明之學士，宋、齊聰穎特達之文人，以己之說傳會其意，以致後之學者繹之彌悅，改而必從，非釋之亂儒，乃儒之亂釋。魏收作《釋老志》後，蹤跡可見矣。吾固曰：兩漢之學純粹以精者，在二氏未起之前也。我朝儒學篤實，務爲其難，務求其是，是以通儒碩學，有束髮研經，白首而不能究者，豈如朝立一旨，暮即成宗者哉！

甘泉江君子屏，得師傅于紅豆惠氏，博聞強記，無所不通，心貫羣經，折衷兩漢。元幼與君同里同學，竊聞論說三十餘年。江君所纂《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嘉慶二十三年，居元「二廣州節院時刻之。讀此可知漢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國朝學者經學之淵源，大義微言，不乖不絕，而二氏之說，亦不攻自破矣。

元又嘗思，國朝諸儒說經之書甚多，以及文集、說部，皆有可采，竊欲析縷分條，加以翦截，引繫於羣經各章句之下。譬如休寧戴氏解《尚書》「光被四表」爲「橫被」，則繫之《堯典》；

【注一】  
「居元」，山西書局本作「元居」。

齊應劉氏解《論語》「哀而不傷」即《詩》「惟以不永傷」之「傷」，則繫之《論語·八佾篇》而互見《周南》。如此勒成一書，名曰《大清經解》。徒以學力日荒，政事無暇，而能總此事，審是非、定去取者，海內學友惟江君暨二三顧君千里二三三人。他年各家所著之書，或不盡傳，與義單辭，淪替可惜，若之何哉！

歲戊寅除夕，阮元序於桂林行館。

【注二】

「暨」，山西書局本作

「與」。

# 卷一

先王經國之制，井田與學校相維。里有序，鄉有庠。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所以耕夫、餘子亦得秉耒橫經，漸《詩》、《書》之化，被教養之澤。濟濟乎，洋洋乎，三代之隆軌也！

秦併天下，燔詩書，殺術士，聖人之道墜矣。然士隱山澤岩壁之間者，抱遺經，傳口說，不絕於世。漢興，乃出。言《易》，淄川田生；言《書》，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公培，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禮》，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自茲以後，專門之學興，命氏之儒起。「六經」、「五典」，各信師承，嗣守章句，期乎勿失。西都儒士，開橫舍，延學徒，誦先王之書，被儒者之服，彬彬然有洙、泗之風焉。爰及東京，碩學大師，賈、服之外，咸推高密。鄭君生炎漢之季，守孔子之學；訓義優洽，博綜羣經；故老以爲前修，後生未之敢異。

晉王肅自謂辨理依經，逞其私說，僞作《家語》，妄撰《聖證》，以外戚之尊，盛行晉代。王弼宗老、莊而注《周易》。杜預廢賈、服而釋《春秋》。梅賾上僞《書》，費昶爲義疏。於是宋、齊以降，師承凌替，江左儒門，參差互出矣。然河洛尚知服古，不改舊章，《左傳》則服子

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若輔嗣之《易》，惟河南、青、齊間有講習之者，而王肅《易》亦間行焉。元凱之《左氏》，但行齊地。偽《孔傳》，惟劉光伯、劉士元信爲古文，皆不爲當時所尚。《隋書》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豈知言者哉！

唐太宗挺生於干戈之世，創業於戎馬之中，雖左右囊韃，櫛沐風雨，然銳情經術，延攬名流。即位後，雖正「五經」，頒示天下，命諸儒萃章句，爲義疏。惜乎孔冲遠、朱子奢之徒，妄出己見，去取失當。《易》用輔嗣而廢康成，《書》去馬、鄭而信偽孔，《穀梁》退康氏「二」而進范甯「二」，《論語》則專主平叔。棄尊彝而寶康瓠，舍珠玉而收瓦礫，不亦偵哉！

宋初，承唐之弊，而邪說詭言，亂經非聖，殆有甚焉。如歐陽修之《詩》，孫明復之《春秋》，王安石之「新義」，是已。至於濂、洛、關、閩之學，不究禮樂之源，獨標性命之旨。義疏諸書，束置高閣，視如糟粕，棄等弁髦。蓋率履則有餘，考鏡則不足也。

元、明之際，以制義取士，古學幾絕。而有明三百年，四方秀艾困於帖括，以講章爲經學，以類書爲博聞，長夜悠悠，視天夢夢，可悲也夫！在當時豈無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哉？然皆滯於所習，以求富貴，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也。

我世祖章皇帝，握貞符、膺圖籙，撥亂反正，伐罪弔民，武德定四海，文治垂千古。順治十三年，敕大學士傅以漸撰《易經通註》，以永樂《大全》，繁冗蕪陋，刊其舛訛，補其闕漏，勒爲是書，頒之學官。聖祖仁皇帝嗣位，削平遺孽，親征西番，裁定三藩，永清六合。然萬機之

周注言「康」或「糜」之誤，「糜氏」蓋指三國魏東海人糜信，曾撰《春秋穀梁傳注》十二卷。

【注二】

「甯」，避高宗旻寧名諱而改異體，下同。又「寧」字亦同。

暇，棲神墳典，悅志藝文，闡五音、六律之微，稽八綫、九章之術。天亶睿知，典學宏深，伊古以來所未有也。康熙十九年，敕大學士庫勒納等編《日講四書解義》、《日講書經解義》。二十二年，敕大學士牛鈕等編《日講易經解義》。三十八年，奉敕撰《春秋傳說彙纂》。五十四年，又敕大學士李光地等撰《周易折中》。六十年，又敕大學士王頊齡等撰《書經傳說彙纂》，又敕戶部尚書王鴻緒等撰《詩經傳說彙纂》。凡御纂羣經，皆兼采漢、宋先儒之說，參考異同，務求至當，遠紹千載之薪傳，爲萬世不刊之巨典焉。世宗憲皇帝際昇平之時，咸寧之世，未明求治，乙夜觀書，雖夙通三乘，然雅重七經。即位之後，即刊行聖祖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書經傳說彙纂》，皆御製序文，弁於卷首。又編定聖祖《日講春秋解義》。雍正五年，御纂《孝經集註》，折衷羣言，勒爲大訓。推武、周達孝之源，究天地明察之理，故能心契孔、曾，權衡醇駁也。至高宗純皇帝御極六十年，久道化成，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武功則耆定十全，文德則旁敷四海，富既與地平侔，皆「三」，貴乃與天平比崇，盛德日新，多文日富。乾隆元年，詔儒臣排纂聖祖《日講禮記解義》。十三年，欽定《周官義疏》、《儀禮義疏》、《禮記義疏》。二十年，大學士傅恒等奉敕撰《周易述義》、《詩義折中》。三十年，大學士傅恒等奉敕撰《春秋直解》。於《易》則不涉虛渺之說與術數之學；觀象則取互體，以發明古義。於《詩》則依據毛、鄭，溯孔門授受之淵源；事必有徵，義必有本，臆說武斷，概不取焉。於《禮》則以康成爲宗，探孔、賈之精微，綜羣儒之同異，本天殺地，經國坊民，治法備矣。於《春秋》則採三家之精華，斥安國之迂謬，闡尼山之本意，洵爲百王之大法也。經學之外，考石鼓，辨大昌、用修之非；刊石經，漸開成、

【注二】  
皆一，山西書局本作  
「資」。

廣政之陋。又刻御製說經文於太學。皆治經之津梁，論古之樞要，所謂懸諸日月，煥若丹青者也。於是鼓篋之士，負笈之徒，皆知崇尚實學，不務空言，游心六藝之圃，馳驚仁義之塗矣。我皇上誕敷文教，敦尚經術，登明堂，坐清廟，次羣臣，奏得失。天下之衆，鄉風隨流，卉然興道而遷義，家懷克讓之風，人誦康哉之詠。猗歟偉歟，何其盛也！

蓋惟列聖相承，文明於變，尊崇漢儒，不廢古訓。所以四海九州強學待問者，咸沐菁莪之雅化，汲古義之精微。縉紳碩彥，青紫盈朝；縫掖巨儒，絃歌在野；擔簞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可謂千載一時矣。

藩綰髮讀書，授經於吳郡通儒余古農、同宗良庭二先生，明象數制度之原，聲音詁訓之學。乃知經術一壞於東西晉之清談，再壞於南北宋之道學。元、明以來，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學，盛於吳中；江水、戴震諸君，繼起於歙。從此漢學昌明，千載沉霾，一朝復旦。暇日詮次本朝諸儒爲漢學者，成《漢學師承記》一編，以備國史之採擇。

嗟乎！三代之時，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魏晉以後，左右邦家，咸取才於科目。經明行修之士，命偶時來，得策名廊廟；若數乖運舛，縱學窮書圃，思極人文，未有不委棄草澤，終老邱園者也。甚至飢寒切體，毒螫瘡膚，筮仕無門，齷恨人冥。雖千載以下，哀其不遇，豈知當時絕無過而問之者哉！是記，於軒冕則略記學行，山林則兼誌高風。非任情軒輊，肆志抑揚，蓋悲其友麋鹿以共處，候草木以同彫也。